

2004年渡边淳一最新修订版

樱花树下

女儿喜欢的游佐，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，可他原本一直爱着的却是母亲，他是母亲遇到并挚爱的人，做女儿的怎么能横刀夺爱呢。

他慢慢地爱抚着这个屏息宁气的女人，先是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，另一只空着的手从头移到脖子，中间碰触到了她的耳垂，轻轻地吻上去时，凉子颤抖了一下。

花枝垂到武士家黑色板墙上的垂枝樱，京都正午开放的如火红瀑布般的垂枝樱，八坂夜晚像着了火似的垂枝樱，这世间罕见的美艳中，隐藏着一种血腥的味道，武士家的垂枝樱中染有武士杀人的血，京都的垂枝樱染有无疾而终的淫荡男女的血。

[日]渡边淳一 /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樱花树下 / [日] 渡边淳一著; 王丽梅, 史旻译. — 北京: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5.1
ISBN 7-5039-2668-6
I. ①樱... II. ①渡... ②王... ③史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7407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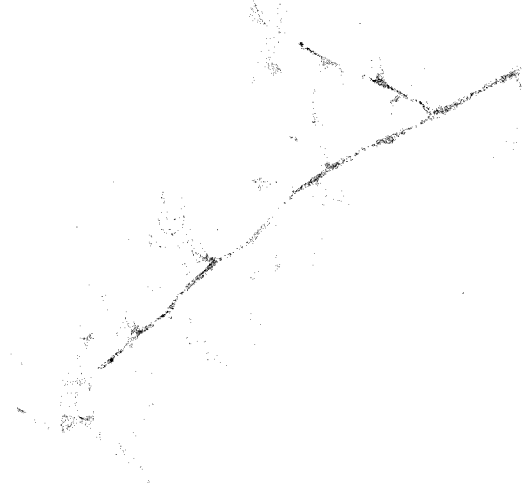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01-2005-0458

桜の樹の下で
平成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発行
C Junichi watanabe 1989 Printed in Japan
ISBN 4-10-117620-3 C0193

樱花树下

著 者 [日] 渡边淳一
译 者 王丽梅 史旻
责任编辑 郑向前
责任校对 崔建文
封面设计 [日] 高野泰彦
版式设计 刘宝华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件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(010)64813384 64813385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
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 / 32
印 张 12.5
字 数 270 千字
书 号 ISBN 7-5039-2668-6 / I · 1227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目录

花倦 /	1
草青 /	19
做梦 /	41
追花 /	57
夏浅 /	85
风薰 /	113
云涌 /	135
山燃 /	155
时雨 /	177
秋寂 /	211
风花 /	241
山茶 /	265
飘雪 /	295
立春 /	325
花明 /	349
惊魂 /	367

解说 小川和佑 / 387

花
倦



花
倦

从平安神宫南面的神苑转到西面的神苑，再到能够看到桥头的东面庭院，游佐恭平走得有些疲惫。

两个小时前，从鸭川河边的饭店出来后，他一直在眺望岸边盛开的樱花。之后，从东山到平安神宫也是一路寻花而来。

站在花下，游佐想到了“花倦”这个词。

怒放的樱花使人疲倦。

最初的美令人惊叹，但看久了，花叠着花，妖艳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直至疲惫袭上全身。

“太奢侈了……”他自言自语着坐在了池边的长椅上，给他带路的辰村凉子笑着坐在了旁边，“累了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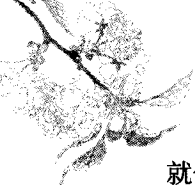
游佐意识到自己和凉子的年龄差距太大，就像父女一样，不由得苦笑起来，“花太多了。”

凉子似乎不太明白游佐的意思，默默地看着水池。

“但是，很壮观……”

眼前的垂枝樱（樱花的一种）枝条饱满，开得非常繁盛。枝条末梢的花每一朵单独看上去都很精致，稍微远一些看去，





就像飘在半空中的淡红色花伞。

市内的染井吉野（樱花的一种）已经开始凋谢了，但垂枝樱还在盛开。从鸭川岸边到平安神宫，着实欣赏了一路垂枝樱的美。

在其他地方也见过很多染井吉野、山樱等，但如此这般一路欣赏垂枝樱这还是第一次。

这样看来，使人疲倦的莫非是垂枝樱？

“你知道樱花为什么这么漂亮吗？”游佐像是要遮挡上午高照的阳光，将手罩在了额头上。

“有什么原因吗？”凉子身穿白色连衣裙，系一条红色皮带，直发垂肩。

“因为樱花树下埋了人的尸体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凉子战战兢兢地将目光移向了眼前樱花树的根部，“埋了人的尸体樱花就开得非常好吗？”

“也许是吸收了人的血、肉等做养分。”

“樱花吸收吗？”

“开得疯狂的可能也是遗传了人类的基因……”

这话对二十三岁的少女来说也许有些刺激过头了。见到凉子还在认真地盯着树根，游佐又改了口。

“当然，这只是传说。”

“但是，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，哪里会有为了樱花树在底下埋人的。”

“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？”

“比如有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，会求周围的人‘死之后将我埋在樱花树下’等。”

四月中旬，太阳还不是很晒，凉子的脸白白的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慢慢点点头。

“真恐怖……”



一群穿黑色学生服的人从垂枝樱和两人之间穿过。虽然不是休息日，但接近正午时，正是观光客人增多的时候。

那群学生刚走，游佐又抬头仰望樱花，“但是，我觉得埋了人的尸体的肯定不是垂枝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觉得是染井吉野之类的樱花吗？”游佐对樱花并没有特别的研究。但是，染井吉野伸到半空的枝头上都开满了花，似乎隐藏着一股胡乱开放的疯狂。

“染井吉野太妖魅，是不是有一种悲哀的感觉？花开花谢都那么拼命地努力。”

“是。”凉子像回答老师提问一样，非常肯定。

“与之相比，垂枝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游佐沉默了，凉子像是问什么似的，歪着细细的脖子看着他。

“有些淫荡。”

“淫荡？”

“你不觉得吗？”

对于游佐的话，凉子看上去很难听懂。

“垂枝樱花色很浓，太扎眼。”染井吉野无论怎么开都很素雅，很虚幻，但垂枝樱美中似乎掩藏着毒。

“这样仰头看时，像是红色的花儿从天而降……”

刚进南边庭院时，垂枝樱整棵树像座花山一样盛开着，现在水池前的垂枝樱，在春阳下像一条血的瀑布。

“您看过元山公园的垂枝樱吗？”凉子的话打断了游佐的思绪。

“昨天晚上，从店里回来的路上顺便去看了。”

“很漂亮吧！”

“晚上看，跟着了火似的。”

凉子浅笑，“樱花像着了火似的？”



花
倦





“从远处看，夜空里就那里飘着红红的一片，真的像烧着了一样。”

昨晚，和游佐一起夜赏垂枝樱的是凉子的母亲菊乃。

赏花前，游佐离开东山南禅寺附近的“辰村”料理店时将近十点。离开时，游佐邀了女老板菊乃。

最近，从东京来京都，晚上见菊乃已经成了习惯。特别是昨晚的聚餐，参加的人都和游佐一样是经营出版社的很知心的朋友，带菊乃出去，也不用顾及什么。

但是，二楼的包间里还有客人，菊乃走不开，游佐就先和朋友们离开了料理店。

之后，他去了祇园的茶屋坐了一会儿，又去了富永街的一个酒吧，等到菊乃收拾完从料理店出来，两人见面时已经十一点多。在酒吧两个人又喝了三十分钟的酒，出来打车时，菊乃突然说：“我们去看樱花吧！”

本来第二天上午也可以赏樱花，但是“辰村”的一个老主顾去世了，明天菊乃得去大阪参加葬礼。

“明天的告别仪式十点开始，急着往回赶的话，下午一点能到京都。”

“没关系的。”游佐明天也要坐两点钟的新干线，而且他想一个人也可以赏樱花。

但仔细想来，一个大男人自己赏花确实很乏味。

“对了，我让凉子陪你吧！”

菊乃的独生女叫凉子，一年前大学刚毕业，最近在店里经常能看到她。

“反正她上午也没事。”

一开始，游佐还在推辞，但经菊乃的一再劝说，他也就想一起去看樱花了。

“那问一下凉子方不方便，行的话就拜托她陪我去。”



菊乃和凉子的父亲还没有离婚，但好像已经分居十多年了。除此之外，游佐从中没有过多地打听，只听说凉子的父亲比自己大三岁，所以和凉子在一起时，估计会被认为是父女。

“明天和凉子一起赏灿烂阳光下的樱花，今晚能和我一起赏月光下的樱花吗？”

游佐虽然来过很多次京都，却很久没有在如此繁花盛开的时节来过。特别是垂枝樱，今年只在迟开的常照皇寺看过。

“就在附近，特别想让你看看。”

出租车奔驰在夜间的街道上，游佐想起了第一次和菊乃结下不解之缘的情景。

那也是四月的一天，两个人喝着酒时，菊乃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我们家的樱花非常漂亮，你一定要看看。”

游佐最初的反应是菊乃和女儿住的地方还有古樱花树呢，但是又一想她们住的明明是公寓，因此游佐很费解，就问她怎么回事。原来从冈崎北上，真如堂附近的路旁有一棵樱花树，菊乃把它擅自归在了自己的名下。

“品种是染井吉野，但是比普通的要白，花朵很多，层层叠叠的。”

当初也是关了料理店之后去的，所以菊乃所说的花的特征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是，夜间看上去，那棵樱花的白度比其他的确实要胜过一筹。

“我偶尔会在树根部埋些鱼骨头之类的，花一开，每晚都来看。”

从“辰村”到菊乃的樱花树那里，开车用不了十分钟。然而从她将一棵野樱花树归在自己的名下并爱惜有加来看，菊乃是多么的机智，很符合她的性格。

从那夜起，游佐就不再迷失方向，一步踏进了菊乃的



花
倦





生活。

在车里，游佐想起了两年前的事，但是车子的行进方向和那时不同，从四条转向了八坂神社参道的方向。

“不是去看你的樱花吗？”

“你稍微早来一些就好了，我昨天一看，大多都谢了，不忍心让你看到那么凄凉的场景。”

结果他们看的是元山公园的垂枝樱，不一会儿就过了十二点，在人影稀少的黑夜中，那棵树越发的像夜空中着了火一样。

看完樱花后，在饭店游佐和菊乃交织在了一起。

也许是看了似火的樱花，游佐和菊乃的激情都燃烧了起来。游佐有一瞬间觉得两个人像野兽似的，不由得停下了动作，但是菊乃滚烫的身体又靠了过来。

完事之后，游佐又想起了樱花，但这次想象中的樱花像叶樱一样褪了颜色。房间里又静了下来，菊乃收拾停当，离开时已经凌晨三点多了。

远处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，一群女学生走了过来。制服的白领子在阳光下很晃眼。她们过去后，又过来一个老年团体，用很有穿透力的关西方言感叹着。两个团体过去后，游佐站了起来。

太阳几乎是在天空正中间，游佐的影子、垂枝樱的影子都变得又短又小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游佐刚一走，凉子就紧跟在了旁边。

“其他的不看了吗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

“天龙寺和车站南面的城南宫还有垂枝樱。”

“你知道的还真详细。”

“昨晚妈妈跟我说完后，我查了一下。”



昨晚，菊乃从饭店回去都凌晨三点了，估计之前她跟凉子联系过吧。

“我估计那里的也都开了。”

“但是，在这里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。”说白了，垂枝樱看得有些伤感。

“要不下次吧！”

“昨晚您喝了不少吧？”

游佐很在意凉子是否知道昨晚他和菊乃的情事，但是阳光下，从凉子的脸上看不出来。

“御室和山上的还没开呢。”

“京都的花期很长，真好。”

“您还来吗？”

“我想来，但四月之内很难了。”

仔细想来，以前他没有和凉子单独说过话，身旁总是有菊乃或其他熟人。一下只剩他们两个人，游佐倒觉得凉子像个大人似的。

“这里的垂枝樱还会再开两三天左右吧！”游佐说道。

“真没想到垂枝樱能开这么长时间。”

前面又有一棵垂枝樱，再往前走好像就到了庭院的尽头。

“东京的樱花怎么样？”

“今年比京都开得要早，也许早谢了。”

“那今年就看不到了吧？”

“如果去信州或东北的话，还能看到。”

“您去看吗？”

“能去当然最好了……”

过了庭院，走进平安神宫园内，里面是一条沙砾铺的路，两个人的鞋踩得沙砾沙沙地响。

就这样走到园内一半左右返回时，凉子说：“如果您去看



花
倦



樱花的话，也带上我一起去吧？”

“带你……”

游佐回过头，凉子正用一只手将头发撩了上去，“我还没有看过京都以外的樱花。”

游佐点着头，很难理解凉子话里的意思。

过了平安神宫的牌坊，来到车来车往的路上时已经正午了，刚来时只有几辆观光巴士，现在道路的一侧被车挤得满满的。

“咱们去哪儿吃点饭吧？”只让凉子带着他赏樱花，完了之后就随便地打发人家回家有些说不过去。

“但您不是着急吗？”

“不急，五点之前回东京就行。”

今天晚上六点，游佐要参加在新桥的一个饭店举行的晚会。如果是普通的晚会，多少晚一些也无所谓，但今晚是游佐的公司主持召开的，招待各地书店的店主，所以不能迟到。

“坐两点的新干线完全赶得上。”

“您不用管我。”

“不，我也想休息休息。清水附近有一个很安静的店，我们去那里吧！”

游佐在出租车场地靠前的电话亭，预约了两个人的午饭。

“从这里去不太远。”

坐上出租车，报完要去的“坂田”店名，“要去坂田吗？”凉子问道。

“你知道？”

“只知道名字……”

“坂田”和“辰村”一样，是位于东山山麓的一个料理店，里面有一个大院子，中午时在院子里放几张长凳等，向一般的人开放，也有简单的饭菜。



车过了八坂塔，爬上一个斜坡就到了。二人被领到了二楼能够俯视到院子的一个拐角处的房间。

在外面的春光中，走得都有些出汗，但在屋里跟有寒流通过时似的感觉一阵凉意。

“您经常来这儿吗？”

对于两个人来说，房间有些太大了，再加上桌子又大，坐在对面的凉子看上去显得非常小。

“之前偶尔来过，但很久没过来了。”

最近，在京都吃饭几乎都去“辰村”，游佐的话里隐含了这层意思，但凉子并没有去仔细地领会，只是默默地透过窗户看着院子。听说这里光是院子就有近两千坪（六千六百平方米），这里的樱花开始凋谢了，池畔落有一大片粉红色的花瓣。

“有这么大的一个院子真不错。”同是料理店，“辰村”占地两百坪左右，只是中间有一个小院子。

“但是，小有小的风情。”

“我会把您的话转述给我妈妈的。”凉子微笑着说。此时，服务员端上了饭菜。

午饭不是装在盒子里的便当，但菜单好像已经定了，先上了几道简单的小菜，然后是鲷鱼生鱼片和汤，还有竹笋和裙带菜的杂煮，里面有做成樱花形状的面筋，染成了朱红色，完全都是京都风味的菜。

他们要了啤酒，正喝着，老板娘过来打招呼了。

“很久没见到您了，还好吗……”

“我总想着要过来，但一忙起来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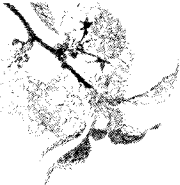
游佐找着借口，但更难的是如何介绍凉子。如果说是“辰村”女老板的女儿的话，她就该知道他总去那里了。

“昨天晚上和公司里的人一起过来的，今天这就要回去。”



花
倦





“您再早来两三天的话就好了，院子里的樱花刚开过……”

老板娘将视线从院子里收回，移向凉子，“她真漂亮啊！”

“一个熟人的女儿，刚带我看樱花来着。”

“那您樱花赏得一定相当愉快了。”

老板娘脸上笑着，话里带着轻微的嘲讽意味。

“我都两年没有像这样好好地欣赏京都的樱花了。”

就这样闲谈了一会儿，老板娘出去了，凉子松了口气似的长叹一声。

“我的脸红吗？”

“脸颊有一些红。”凉子的皮肤很白，喝一点啤酒就变红。

“那怎么办啊？”

“没关系，这么一点，一到外面就下去了。”

喝一点酒就会上脸这一点凉子和她母亲菊乃一样。菊乃更有甚者，连眼睛周围都变得红红的。

“我出去一下。”凉子好像很在意，离开座位补妆去了。包间里只剩下游佐一个人，他将目光转向了院子。拉门上映着树梢的影子，偶尔听到一声尖尖的鸟叫，马上又恢复了寂静。刚过了休息日，庭院里的人很少。

游佐无事可做，不禁想起了刚才走在平安神宫沙砾路上时凉子说过的话，“如果您去看樱花的话，也带上我一起去吧？”说这些时，凉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

游佐说的是从信州到东北的樱花，去这些地方赏花的话，理所当然要住下，凉子想到这么多了吗？还是只不过因为好奇真的想去呢？

游佐凝视着院子思考时，走廊传来了脚步声，凉子回来了。

“我第一次喝啤酒脸这么红。”



凉子的连衣裙是西式的领子，微微敞开的胸口也有些发红。

以前，游佐只见过凉子在宴席上穿和服的样子，这样从正面看上去还真有些像菊乃。当然菊乃的体形更好一些。但两人从脖子到肩膀圆滑的曲线，以及稍微有点鸡胸脯都惊人的相似。菊乃左脖根处有一颗黑痣，躺在床上把脸凑过来时，在淡淡的灯光下，黑痣清晰可见。现在一看，凉子左脖根处似乎也有了一颗黑痣，母女俩长得像是理所当然的，但不可思议的是两人都很性感。

游佐看得入神时，凉子问道：“时间来得及吗？”

“几点了……”

“已经一点多了。”

“该叫车了。”

让服务员给叫车，他们吃着餐后甜点，游佐突然想起来似地说：“有一个男人从南向北，随着花开一起走，赏遍了全日本的樱花。”

“那最初是从九州开始吗？”

“不，二月份从冲绳开始，再从九州到中国（日本的地区名称），上至京都、北陆、东北，最后直到北海道的厚岸，据说就五月底了。”

“全都看的话，看来要四个月呢。”

“也许是一个又悠闲又有钱的人。”

“能够做到那样，太了不起了。”

“真想试一次啊！”

游佐还在等着凉子说“我也是”，但凉子这次只是佩服地点点头。游佐吃完甜瓜，点上一支烟，“你真的想去看樱花吗？”

“当然想去了。”



花
倦



“但是要去远的地方的话，你就不能去店里了。”

“当然要请假了。”

“你妈妈会答应吗？”

“我一个人不去，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”

游佐所在意的和凉子考虑的好像有些不同，但唯独她想看樱花是千真万确的。

“那我们马上计划一下吧！”

叫的车来了，离开“坂田”时刚过一点。从坂田到京都站用不了二十分钟，所以还有三十分钟左右的富余。

“先送你吧！”

“不，我送您，妈妈让我这么做的。”

“又是奉你妈妈的命令？”估计菊乃就会这么做，游佐苦笑，“看来你很怕你妈妈呀！”

“因为她太了不起了。”凉子认真地回答。

“的确，你妈妈是太了不起了……”

游佐看到过两次菊乃在宴席上训斥凉子，一次是因为她没有跟客人打招呼就中途离开座位，另一次是因为她直接从主客后面的外间前走过去。

“凉子……”包间里时常有七八个客人，菊乃总是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叫住凉子，厉声训斥道：“那样做不行。”

包间里有的客人觉得老板娘太严厉了，但是菊乃有着自己的想法。

“总之，女儿是要继承我的事业的，为了日后不被别人戳脊梁骨，现在就要说她。”

菊乃的方针是：正是因为是自己的女儿，才要严格地教育。

实际上，凉子从刚上大学时起就开始在店里帮忙了，但当时只是做一些管理包间客人脱下的鞋和热酒等工作，开始端

